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7/PV.7
21 September 1982

CHINESE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第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后来: 巴尔特卡·萨卡贾 (乌干达)
(副主席)
后来: 巴特利特先生 (牙买加)
(副主席)

一 一般性辩论〔9〕(续)

发言次序:

英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菲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帕尔先生(奥地利)
凯德·埃斯塞卡西先生(突尼斯)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 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3038/A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英斯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 祝贺你当选第三十七届大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 你的丰富经验和卓越的技巧将大大有助于大会工作取得圆满结果。你是贵国的骄傲代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贵国保持着最亲切的关系。我还要赞扬刚离任的主席伊拉克的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 他在过去的一年中, 不仅作为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主席而且作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其它大会紧急特别会议的主席, 进行了十分值得赞赏的工作。

二十年前,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这个刚独立的发展中小国参加了这个组织。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 我们被《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集体安全体系所吸引。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们在获得独立后立即谋求加入联合国。我们既不希望也没有力量在军备或尖端的战争武器上投入大量经费来确保自己的独立。即使已经这样作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也是在自欺欺人。

今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极其关切地看到国际社会中日趋严重的无法无天现象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去越来越远。这种无法无天现象的特征是令人沮丧地完全无视人命和痛苦, 蔑视人的尊严。历史一定会控诉联合国及其会员国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而长期不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未能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行动。对联合国系统丧失信心, 使世界愈加濒临灾难的边缘; 因为国家使用武力设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国, 无视这个世界机构旨在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各项决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由于会员国拒不放弃将使用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拒不尊重它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拒不设法和平解决争端，造成危机日益增多，大有让空前恐怖和毁灭性的战火将我们都吞噬的危险。我们的秘书长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和平事业所作出的熟练而不懈的努力必须载入记录，他曾警告说：这一趋势

“……必须扭转，以免我们再制造另一场全球浩劫，而届时却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有效地防止浩劫的发生。”（A/37/1，第3页）

人们会听从他的告诫吗？当各国为谋求所谓力量均衡继续扩大其核武库时，会这样做吗？当各国诉诸武力，拒绝限制和减少威胁人类文明本身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时，他们会听取秘书长的警告吗？

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些旧有的冲突继续恶化，成为和平的障碍；又发生了几起新的冲突，危害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从南大西洋到东南亚，从西撒哈拉到中东，从非洲到中美洲，激烈冲突的局势给千百万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极端的痛苦。

几天前，世界目睹了西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发生的最惨无人道的事件。以色列国防部队藉口所谓防止进一步流血进入西贝鲁特，以此为信号开始了一段原始恐怖时期，它使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女、儿童和老人遭到冷酷屠杀。全世界回荡着声讨这一残酷行径的声音。它证实了默许这一行径的那些人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此时不提供充分的有效的措施来医治他们的创伤，促进他们的团结，恢复他们的主权，我们就有愧于这次屠杀的受害者，就是对黎巴嫩人民的背叛。我们最起码应要求以色列部队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黎巴嫩领土。黎巴嫩的悲剧同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息息相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申它坚信，只有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只有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中东才可能、也才会出现持久的和平。*

* 副主席巴尔特卡·萨卡贾先生主持会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逃离政治纷争和经济混乱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日益增多，证明了当今世界上暴戾恣睢愈益普遍。这些冲突局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民。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当我们的宪章所载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失败或无人理睬时，遭殃的是人民大众。实际冲突或为准备冲突而大量挥霍资金，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经济和破灭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发展愿望。国际紧张局势和六国角逐是使世界资源得不到正确使用——促进全人类的幸福——的主要根源。

南非的暴力恣睢比任何地方都更加令人憎恶，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残酷镇压和压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它的继续建立更多的班图斯坦的企图，对非洲居民领导人的拘禁和取缔，以及自由战士和工会领导人在监禁中死亡，都证明联合国必须采取更严厉的行动，迫使南非不仅要服从联合国有关南非情况的决定，而且要服从有关它继续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的决定。

我们必须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阻碍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顽固态度。我们必须谴责该政权不断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向邻国发动武装进攻。我们斥责该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我们尤其斥责该政权无情地利用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不给当地居民任何真正的益处。现在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时机已到，该决议为纳米比亚独立制定了唯一的纲要，现在也已到了制止比勒陀利亚在过去的四年中为了剥夺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绝对权利而使用的拖延战术的时候了。

我们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压迫枷锁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决不能含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24国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证明它继续致力于非殖民化的进程。尚待实现非殖民化的领土中有许多面积狭小，资源有限，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别关心这些领土，因为有好几块领土在我们加勒比地区，其中几个实际上仍处于经济依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很难自由行使自决权。因此，殖民国家有义务提供必要的资源，帮助这些领土准备独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只要殖民国家愿意它们是能够这样作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如果说，我描述的世界政治局势问题成灾，那么，经济局势也是困难重重。我想现在已没有人怀疑我们目前正经历着三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也许更使人寒心的是，人们对全球经济在短期内恢复的前景信心不足，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则更乏信心。失业是人类之一大祸害，其人数之多，已达到了不堪设想的程度。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状况已延续了几十年。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18%和20%的失业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正常的，而发达国家的正常失业率则是2.5%至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日趋增长深为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有人在受苦，而且是因某些主要国家和金融机构对付总的经济局势的金融处方反而使问题恶化了。由金融政策而来的高利率大大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原来就已很沉重的债务问题，并造成无法预计的资本外流。*

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如果有证明的必要的話——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工业化国家的大量赤字，紧缩银根政策和高通货膨胀率造成了高而不稳定的利率，工业产量下降，这种情况又转而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同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官方发展援助的显著减少，贸易条件的恶化，进口货物包括食物的价格增加以及发达国家重新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无法偿付进口所花费用，也无法偿还债务。这些限制之严重，已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负增长率。

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去年尤其困难。经济衰退继续减少对许多国家外汇主要来源的旅游业的需求，不仅如此，主要出口产品——糖、石油、矾土、铝和香蕉——的市场也面临着疲软和下降的情况。对于出现负增长率的国家来说，最后结果是它们的经济正摇摇欲坠，濒于破产。为了在今后的五年中达到每年增长3%至5%的水平，加勒比地区各国将面临着三十多亿美元的外国资源差额。要填补

* 主席回到座位上，

这一差额，它们需要得到多边金融机构的支助。因此，我们相当关切地注视着世界银行关于采用可变利率政策和实行附加利率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项目经费的筹措更加困难和艰苦。没有较低的和更稳定的利率，旨在鼓励在加勒比地区投资的倡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迫切需要大量增加世界银行的贷款量。如果世界银行要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其贷款量按实际价格计算必须至少增加5%。

关于货币基金组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支持大大增加和重新分配定额的呼吁，以便使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集团和区域在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现在仍未就在目前这个基本阶段特别取款权的分配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迄今为止，尽管发展中国家一再要求，仍未将特别取款权和发展资金直接联系起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此感到失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对加勒比共同体各国的经济进展作出贡献，我们通过加勒比发展银行和其它区域金融机构以及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合作和援助方案向它们提供资金。在过去的五年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优惠贷款、赠款和项目援助等形式，向加勒比共同体各成员国提供了五亿美元国际收支支助。即使在当前的艰苦岁月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仍坚持支援加勒比共同体伙伴们的承诺。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这个半球上较富饶的国家实现它们具体支援加勒比各国的诺言。再过六个月，可能就为时过晚了。不过我们希望，这种援助不要在本地区起到分裂的作用，也不要鼓励脱离加勒比各国人民所信守的各项原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从目前的形势中清楚明确地看到有必要对国际经济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和更平衡的全球性管理。我们认为，人们已开始怀疑现有制度结构的信誉、功效和作用及其理论和哲学基础。这使得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使我们关注的是，过去一年中为发起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而进行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77国集团和工业化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未就为连贯综合解决世界经济的各种问题而进行谈判的程序、议事日程和时间安排达成协议。相反，发展中国家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及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讨论会上越来越沮丧地看到他们的利益被回避和忽视。

我向聚集在这里的发展中国家呼吁，执行一九八一年五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77国集团高级会议通过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只有在我们转移重点和扭转经济合作格局的工作取得成果后，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发达国家的比较积极响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在经过十四年漫长的对话和谈判后，终于通过了关于海洋法的新公约。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合作和折中让步，最后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达成了一揽子交易。

我要求载入记录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对一个曾为一揽子交易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决定放弃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表示失望。这个主要贡献国决定拒绝将有利于海洋秩序稳定的制度，是令人遗憾的。我们仍然希望所有国家都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使之得到普遍接受。

或许我可以在这里表达各国人民对至今未能制止军备竞赛和未能减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感到日益失望。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全世界许多城市示威，以期引起人们对目前局势的重视，表明他们对军备竞赛和核灾难会给他们自己和后代带来的后果的深切忧虑；他们发出了明确信息，世界社会不可不予重视。请允许我再次表达各国人民的关切，他们希望立即采取各种措施来减轻——如果不是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驱散正在游荡徘徊着的萧条的幽灵。

最后，我要呼吁大国不要把他们的角逐、冲突和紧张局势引入加勒比地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地要求我们在这个半球上的邻国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其争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一如既往地愿意协助寻求以和平友好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因为这些争端威胁扰乱加勒比地区的和平，阻碍加勒比人民对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正当希望。

菲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语发言，英译文系由代表团提供）：
主席同志，我谨借此机会极其热诚地祝贺您当选荣任这一责任重大的崇高职位。我之所以对此感到特别高兴是因为贵国和我所代表的国家间彼此存在着兄弟般的亲密关系。我祝你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顺利地履行你们各自的职责。同时，我们要感谢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基塔尔先生，因为他在国际形势无疑处于困难的时期极其巧妙而慎重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当前的国际形势必然使各国人民深为关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从未受到比今天更为严重的威胁。

对抗和军备集结的政策影响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其结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急剧恶化，失业和贫困的规模很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在这种形势下诉诸军事冒险以求解决震撼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是谁把战争煽动起来——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战争的煽动者都是今天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军事力量和制造冲突的同一股势力。

制裁、抵制和贸易战不仅使国际经济关系倒退几十年，而且也使民主平等地改革这种关系的一切努力受到挫折。由于实行缓和政策好不容易才架设起来合作的桥梁，而主张这种政策的人却四出破坏人们对它的信任，并想统统加以摧毁。更坏的是，他们正在播撒不信任的种子，制止或阻碍政治对话；在进行国际谈判制造紧张，破坏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他们在反共的旗帜下，不择手段地征讨各个领域里的一切眼光现实的势力。他们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使用武力，尽管《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他们也在所不惜。

他们追求的是实现霸权，统治世界。这两个目标虽然是虚幻的，但却是极为危险的，因为若真的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势必把世界推进核灾难的深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大洲亿万人民齐声呼吁和平，要求立即停止疯狂的扩军运动。他们根据1970年代取得的有益成果，要求继续实行缓和，希望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的斗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也在缓和方面切实履行其重大职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同样认为必须

“……加强集体安全的保护能力和先发制人能力，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庇护，也是联合国的最重要的任务”。(A/37/1, 第10页)

那些醉心于军国主义的人向全体爱好和平的人们提出的挑战必须毅然决然地予以回击。联合国负有明确职责在其一切活动领域中促进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福祉的和平关系。本世界组织为会员国提供了彼此妥协的绝好机会。人们希望全体会员国都本着《宪章》的精神利用这种机会是合乎情理的。可惜的是，某些国家，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一贯地，尤其是在最近，试图不让联合国参与解决严重问题，企图逃避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负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因此，现在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宪章》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效能作出努力是非常及时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是和大家一起保证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供的一切可能性都确实得到利用，以期制止核战争的危险，结束军备竞赛，达成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制止思想颠覆和心理战，确使建设性对话与和平共处再度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持久地，即在公正的基础上，以和平手段消除和解决国际冲突；战胜贸易抵制和破坏条约关系的策略，提倡各国人民间建立互利的合作关系。

今天国际关系中两股相互对立的潮流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表现的尤其明显。

大多数会员国把消除核战争的危险视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最优先的事项。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建议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苏联郑重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还能想象出别的什么宣言更能令人信服地表明善意和建立和平的决心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要驱除核毁灭的梦魇，不能凭借诡辩，而要采取象这样简单但却有实效的步骤。苏联单方面作出保证，这就表现了它立国 60 年来一贯奉行的政策的严肃性和连续性。

这是社会主义固有的政策，在当前局势紧张的时刻，它还以希望和信心激励着各国人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根据全体和平力量的愿望，要求其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类似的保证。全世界都会理解和赞赏这种保证，认为这是真心诚意排除战争危险的表现。

实际上，在着手采取联合措施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时，这种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什么人愿意采取这种必要的行动。一方面，许多参加今年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国家在努力确定以什么途径实现具体裁军措施，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却在波恩首脑会议上，承袭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时在华盛顿的作法，决定进一步加强它们的军事实力。它们正拼命准备从 1983 年起在西欧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加速执行它们的长期军备方案。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上，一些会员国所遵循的路线就反映了这种政策。这并不足为怪，因为不能指望那些在波托马克河畔忙于通过实现军事优势计划的人，同时在东河畔赞成取缔战争的措施。

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在裁军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大批具体建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迫切需要毫不延宕地采取措施冻结核武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禁止中子武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时还强调指出，主张可以进行、限制和打赢一场核战争的理论是违反人性的，它完全敌视人要生活这一基本的观念。这种理论的宗旨是要使公众对核战争和一般战争的观念习以为常，使它看上去仿佛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今年2月8日，华盛顿决定进一步增加化学武器，开始制造新的化学武器，如二元武器等。鉴于这一事态发展，现在必须立即全面禁止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按照苏联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一切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予以销毁的公约的基本条款，迅速起草一份有关的公约。不过在此应该强调一点：既然负有维护和平的重任，就不得滥用这种谈判，例如把谈判当成使军备竞赛升级的借口。

因此，今年7月20日得悉美国竟然正式决定不再参加日内瓦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会谈时，我国公众感到十分愤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议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采取步骤，重申各国在政治和法律上有责任就裁军和军备限制问题坦率真诚地进行谈判，以期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在此我要重申：当今之世，和平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真正具体的得到各国支持的实际行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意听取不管是谁提出的任何建议，只要有助于取得实质性进展，就都予以支持。

国际经济合作蓬勃开展对有关各方都有利，它可以增强国际安全，因为它是各国共同关心维持平稳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发动经济战不仅破坏国际经济合作结构，而且——我再次重申——它也破坏一般国际关系的结构。这种制裁政策违背国际法，到头来遭殃的还要是那些或多或少服从着帮助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

联合国大会的一项任务是促进一切领域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与新殖民主义的行径进行斗争，加强各国的经济独立。此外，同样必须的是防止无论以什么伪装出现的殖民主义剥削，用来把军备集结必须造成的负担转嫁到各国人民头上。

联合国最适于以耐心的努力，在平等基础上商讨和决定关系大家利益的全球经济问题，拟议举行的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全球谈判如果开得成的话，也将是同样适宜的讲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时，联合国还可促进几年前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兴地看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经过九年无疑是艰难的谈判之后，终于今年完成并通过了《海洋法公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各国尽早签署批准《公约》是为了稳定海洋法治、实现和平合作与缓和而应尽的职责。

帝国主义的军备集结当然使我们这个星球没有一块不受到祸害的区域。

在欧洲，缓和与谋求合理妥协的政策势必为制造紧张局势、全面扩展。冷战和实战手段的政策所取代。

但是，只有军事对峙缓和，各种利益和平汇合的观念被公认为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时欧洲各国人民的未来同其它各国人民的未来才有保障。

几周以后，马德里会议就要复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这次会议结束其全部工作时必须也可能取得旨在维护和加强欧洲安全和合作的基本要素的一些成果。我国是坚定追求这一目标的可靠伙伴。因此，欧洲中立国和不结盟各国外交部长提出重新努力确使马德里会议圆满成功的呼吁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立即表示支持。召开一次关于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及裁军问题的会议依然是首要的任务；实际上，召开这样一次会是参加国愿意不愿意继续并推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划的进程的试金石。有些人无论打着什么幌子，事实上已表明他们背离了赫尔辛基道路，他们蓄意破坏马德里会议，一心加剧对抗这些人负有很大的责任。

经过多年极其耐心的谈判，各参加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终于庄严地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谈判过程中一再不得不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调和各种不同的利益，求得彼此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难道这一番心血统统应该付诸东流吗？难道各国人民已经承认是富有成效的，这整个进程实质上仅仅为了一国的私利就应该全功尽弃吗？

有人力图制造这样的印象，似乎象赫尔辛基会议这样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会议只是日常小事而已。在此或许应该提请注意七十年代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因为处在国际局势尖锐紧张的时期，特别象当前这样一个时期，关键在于，在两种社会制度及各自的军事联盟的分界线上，能否继续和平合作，能够依照《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定实行和平合作，也就是说为了人类生存本身进行合作。

在这方面，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关系重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始终不渝地努力争取根据有关协议，在严格尊重主权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两个德国间的正常关系，从而增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和安全。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81年12月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理的会晤确切地证实了下列几个结论：

第一，尤其在政治局势紧张的时候，在寻求和平汇合各种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对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第二，这种对话如要产生成果，就必须本着主权平等的原则，在绝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如要这种对话有益于人民，则对话者必须集中努力解决我们时代的首要问题——保障持久和平，当然进行政治对话的先决条件是实事求是和懂得分寸。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政治对话还要求双方都认识到，在用于第一次核打击的新型导弹的阴影笼罩下，睦邻关系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如果关于中欧裁减军队和军备的维也纳谈判由于因此而得到鼓励终于能获得圆满成功，将对欧洲安全会有重大意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它参加会谈的社会主义国家已表示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裁减它们在中欧的武装部队及各自的武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表示反对。早先已经有人在这里提到，即便单方面先作让

* 大会副主席巴特利特先生（牙买加）在主席席位就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步，例如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走两万名苏联士兵和一千辆坦克，另一方却报之以增强军事实力，并宣布几项计划，拟将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驻军更加移近我国边界，也就是说更加移近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分界线。

无论在维也纳、日内瓦还是其它地方，西方的建议总是想要获得单方面的军事优势。这种态度是不慎重的，然而无视这种态度就更加轻率了。

由于奉行实力政策，加紧军备集结，致使国际冲突蜂起，助长了侵略者蔑视各国人民自决权的气焰。

在中东，又一个主权国家——即黎巴嫩——成为侵略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要遭瓦解。要制止在黎巴嫩发生的种族灭绝屠杀，阻止效法最狠毒的法西斯暴行继续有计划地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其实并不困难，只需迫使以色列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即可办到。但是，根据一项所谓“战略”合作协议，侵略者实际上正在得到政治和军事支助。

阴谋、谎言、玩世不恭、残忍和恐怖，这种种丑行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们恰恰是那个政权的国内情况。值得欢迎的是，以色列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公开表示反对。以色列领导人和那些在联合国支持他们的人绝对开脱不了自己的罪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黎巴嫩和其它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我国支持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为争取自决和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而英勇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

苏联最近提出的建议十分中肯地指出持久解决中东冲突的道路。这些建议符合阿拉伯国家非斯首脑会议审议的全面解决冲突的诸要点。

迫使南非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停止侵略安哥拉的时机早已成熟。联合国的一切有关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必须得到遵守，同时也必须——本国际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将拭目以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玩弄新殖民主义花招，企图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决的权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矢志不渝地奉行坚定声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政策。至于不断遭受南非侵略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国根据一项友好合作条约与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南非内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权正加紧对大多数人实行恐怖统治。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能改良的，为了人类与和平，必须加以根除，以免它东山再起。这就迫切要求某些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立即停止给予南非政权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支持。

印度洋地区各国一直在大力争取建立印度洋和平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证遵循促进这种努力的政策。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扩大军事力量，贪婪攫取军事基地，对阿拉汗民主共和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使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如要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必须立即召开关于印度洋问题的会议，万不能再有延误。

在东南亚，有人正竭力非难柬埔寨人民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所用方法从直接干预和施加经济政治压力直到在柬埔寨境外建立所谓“联合政府”。这与印度支那各国提出的加强东南亚和平与合作并得到我们全力支持的建设性提议形成鲜明的对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包括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的要求。

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帝国主义势力正加紧向该地区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进攻。尤其是美国参议院1982年8月11日通过的决议使该地区的局势严重恶化，危及世界和平，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使用军事力量进攻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社会主义的古巴铺平道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古巴、尼加拉瓜和墨西哥为使中美洲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勒比地区局势正常化而作的努力以及它们为此提出的建设性建议，相信这些建议能够加强和平，增进安全。关于南大西洋的冲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国家1982年6月在哈瓦纳通过的决议加以解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此再次重申，它深感有必要依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旨在维护塞浦路斯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的有关有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停止对这一岛国的内政的任何干涉。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次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代表会议，无疑有助于为塞浦路斯人民铺平通向和平生活的道路。

建立一个各国人民能够和睦共处的世界，需要倡导宣传国际谅解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穷兵黩武和仇视其他国家人民或种族的思想已经死灰复燃，又在毒化国际气氛。实际上，由于耍弄威胁和诉诸武力的政治手腕，这种思想又找到了新的温床。如果打算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制止这种危害世界和平的法西斯和新法西斯活动，而且为了和平也必须如此，那么联合国及其每个个别的成员国都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必定使各国人民忧虑不安。苏联提出召开最高级别的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由于人类面临热核战争的危险执行苏联的这一建议更是当务之急。

全体会员国都得作出抉择，选择和平共处的政策就是选择生存与进步，就是为人类选择和平的前途。

这个政策符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永不偏离这一航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坚持不懈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促进和平、缓和与国际合作的事业。

帕尔先生（奥地利）（英文发言）：主席先生，我以十分愉快满意的心情，就你当选大会主席，表示奥地利的祝贺。我们欢迎你，作为一个我们享有亲密的人际、文化和历史联系的国家的代表。你我两国以明确具体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友谊和容忍足以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分界线。

你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更由于你长期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在对话与和解事务方面的承担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因此确信，大会必将获得客观而积极的指导。

我们也要感谢你的前任基坦尼先生，他在最严酷的环境下，以卓越的锐气和技巧，主持了大会的工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致敬，感谢他在充满紧张、危机和冲突的一年中，孜孜不倦地从事他崇高职位上的工作。我们非常感激他对我国进行的正式访问，并感谢他支持维也纳作为联合国三个主要中心之一的地位。对于他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有关世界和联合国状况的分析，我们衷心敬佩他的勇气和坦率。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结论：“我们几乎是处于一个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实在是非常危险”。（A/37/1，第4页）

第三十七届大会的召开面对着国际关系上严重危机的背景。世界和平受到如此多方面的威胁，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中东冲突、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持续武装干预、中美洲和非洲各地区的危机、福克兰群岛和波兰的局势，这只是几个例子。东西方对抗持续着，裁军进程和南北对话停滞不前，侵犯人权和恐怖行动层出不穷，每一天我们都看到更多的流血和人类的苦难。

我们如何能够解开这个暴力与破坏的恶性循环呢？我们难道真的注定陷入无能为力、被动和屈辱的命运之中？

当前形势的困难在于这个事实：我们面对着三个全球性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世界性的政治危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国际组织的危机。

(奥地利)

今天，提到联合国“不相干”的论调越来越多了。他们申斥这个世界组织没有能力履行它的任务。舆论仍然以联合国是否有能力为重大冲突事件提供解决办法为标准来裁判联合国。他们经常忽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所有国际合作领域内完成的成果丰硕的工作。一切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都可以在联合国讨论。本组织提供了处理人类所有重大问题的一个构架。此外，对于没有联盟保护而安全系于自己资源的小国家而言，联合国尽管不够完美，仍然是唯一的一个世界论坛，在这里，小国可以为他们的合法问题寻求——甚至有希望寻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联合国不过是全体会员国集体意志的体现。它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我们还没有建立普遍遵守的世界秩序。因此，我们对国际组织的要求不能高于对各国的要求。每一个国家都与国际组织一样，有责任解决上述的三重世界危机。归根结蒂，在世界政治上，政治道德也应发挥一定的作用。联合国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维护理想与原则，即便有所谓的“现实”横梗其中。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所有加强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权力的努力。

奥地利将全力支持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执行他的建议，特别是有关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危机早期阶段进行预防性干涉的建议。奥地利全力支持秘书长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我们也支持他提出的有关加强维持和平行动的意见。作为一个与联合国维持和平制度有传统联系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有15,000多名奥地利士兵先后参加过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我们对此十分关注。我们觉得秘书长向大家提出的所有想法都极为重要，对本组织的前途有决定性影响。这些想法应享有高度优先，或许应由一个工作组进一步探讨。奥地利乐于参加任何这一类的工作。

维护和平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正如基希施莱格总统一再强调指出的，和平始于国内。要保障国内的和平，就必须执行民主和容忍，人权和社会正义，和解和拒绝使用武力的原则。奥地利联邦政府的政治纲领正是以这些原则作为基础。

(奥地利)

国内的和平是邻国间和平的先决条件。当前正是国际紧张日益加重的时候，因此奥地利特别重视睦邻政策，以求改善和加强与其邻国——不论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为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我们同瑞士、列支敦士登、意大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们都坚决采用多元民主制度——以及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睦邻关系得到非常积极性的进展。由于双方作了实事求是的努力，因此现在也有理由希望同捷克斯洛伐克不断改善关系，因为1981年两国间的关系为了一些问题而蒙上阴影。

关于意大利，我国同所有邻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得到联合国的积极支持。继大会1960和1961年关于南蒂罗尔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后，进行了谈判，结果于1969年产生了南蒂罗尔的新的自治体制。

其后南蒂罗尔无疑达成相当广泛的自治。尽管如此，某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中有些问题对于保全南蒂罗尔民族集团——就是语言问题和行政法院在博岑的自治分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去年斯帕多利尼总理曾作过保证，但至今还没有实现。奥地利联邦政府要表示热切期望1969年达成协议而尚未执行的措施会在与南蒂罗尔人密切磋商的情况下尽早加以执行。我们之所以这样作，其根据是奥地利意大利间关系的性质，今年7月27日我在威尼斯同科隆博外交部长会谈的良好结果和意大利政府最近的声明，其中宣称该国决心谋求少数民族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并及早完成这一件事。我们希望这件事不会长此以往的形同具文，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得到解决。鉴于南蒂罗尔人民日益焦虑不安，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也就特别迫切，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

睦邻关系是必须有的，但仅有这个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因此奥地利正在不遗余力地设法恢复曾极有益于奥地利、欧洲和世界的被称为“缓和”的政策。当然，我们说到缓和的时候，意思并非指绥靖政策，而是指不断致力于为共存和合作获得一个权宜之计。

(奥地利)

在这方面，马德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后续会议的成功就会非常重要。奥地利已经和欧洲其他中立和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一个不偏不倚的实质性最后文件草稿，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规定召开一次欧洲建立互信和安全措施会议。我们相信如果能根据这个提议在马德里获得良好结果，那末不但会有利于一般的缓和，而且也会有利于波兰，该国人民因实行戒严法而在发展方面遭遇极其令人痛惜的挫折。奥地利了解当前波兰问题的困难所在。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设法复兴波兰的经济。联邦总理克赖斯基已经表示了东西两方为协助波兰克服其巨大经济困难而采取全面行动的想法。

达成缓和方面的努力不能也不可只限于一洲：缓和必须是全球性的。当前正是互相依存和国际政治具有全球性的时代，因此奥地利不能也不想仅仅扮演世界事态发展的旁观者的角色。每一国家的安全都要依靠其他国家的安全。安全不能在互相对立的情况下达成，而只能在互相合作的情况下达成。

奥地利对中东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曾在本论坛一再详细陈述过。我们仍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我们看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以相互承认这一概念作为立足点的阿拉伯国家非斯联合声明，美国总统里根的声明，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要求一种尊重双方权利和利益的公正解决办法。奥地利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历史性倡议，奥地利也认识到非斯高峰会议成果和勃列日涅夫先生1982年9月15日声明的重要意义。我们希望谈判的进程现在即可开始，并最终导致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奥地利极其关注黎巴嫩悲剧事件的发展。我们深为痛惜并谴责夺去上千人命的使用武力行为。我们曾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继续侵略，这一侵略为平民带来了不可想象的苦难，并造成新的痛苦和新的难民潮。以色列军炮轰位于军事目标区以外的奥地利大使馆，是其滥杀滥伤攻击行为的又一佐证。

(奥地利)

奥地利对最近在贝鲁特地区发生的屠杀巴勒斯坦男女老幼事件感到惊异不已。我们对这一暴行深为震惊。在巴勒斯坦问题紧急特别会议续会上，我曾有机会谴责这一罪行。然而，我要再次强调，联合国有必要并且有责任对这一罪行进行全面调查和澄清。我在9月21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代表奥地利政府建议设立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委员会。这一建议在大会通过第ES-7/9号决议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并最终导致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奥地利坚决声援黎巴嫩及其灾难深重的人民。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以及恢复该国的充分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绝对必要的事。我们盼望黎巴嫩可实现全国和解，从而有可能重建这一饱受战乱的国家。我们将竭尽全力致力于这一目标。

奥地利继续关注深受严重侵害人权和外国干预之苦的柬埔寨人民的命运。作为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主席，我在这一方面特别感到有责任。我有机会同冲突有关各方进行会谈，并对柬埔寨当前局势取得了第一手了解。我认为越南和东盟国家之间开始进行对话，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历来坚信柬埔寨问题只能通过有关各方进行对话来解决。对话是重要的，但随后必须有确实的成果。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为全面政治解决开创了局面。该会议的各项决议应视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外国军队完全撤出柬埔寨以及保证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利。这意味着自由选举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在选举中，没有一派可享受任何优先待遇或处于任何不利地位，所有外来影响必须肯定加以清除。未来政府的组成，只能由国际监督下的选举来决定。应当以此为基础来重建自由独立的柬埔寨，不受任何一方的外来干涉，并确保在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内有其一席之地。我吁请有关各方竭全力支持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目标，以求为这个长期忍受苦难的国家创造比较光明的前途。

除了柬埔寨的所有政治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全世界最大寺院城吴哥窟的日渐衰落问题。迫切需要的国际救援措施绝不可受当前政治局势的牵累。吴哥窟的辉煌建筑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必须为救援工作寻求新的途径。

授予教科文组织以抢救濒于毁灭的文化遗迹的干预权，是一个适当办法。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可类似于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保护方面的作用。*

奥地利仍然深信，只有靠工业国和原料生产国间大力合作，纾解第三世界的贫穷，才能克服特别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打击的世界经济危机。这里，我是指奥地利联邦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在坎昆提出的建议。奥地利是坎昆首脑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希望不久就会达成协议，恢复进行南北对话。

我们对人权的坚决承诺，无需在此重申，数字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光在1981年这一年，奥地利就收容了35,000名难民。今年，我国花在援助难民上面的支出，预期多达一亿美元左右。我谨代表奥地利联邦政府，对那些协助使其中许多难民获得新住所的国家，衷心表示谢意。奥地利今后仍将照顾那些绝望求助的人。尽管经济困难，我们认为继续提供一块自由之土，一线希望之光，是我们的道义责任，是我们人道主义政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裁军，对奥地利公众和我自己，都是一个极度关切的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奥地利永守中立。所以，当看到东西双方之间以及在第三世界中的军备竞赛不断加剧时，我们是无法无动于衷的。单就1981年这年来说，军费支出共计6,000至6,500亿美元。目前的倾向显示，今后这种支出仍将有增无已。我们深信，这种倾向必须扭转，互不信任和扩充军备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巴尔梅报告》中指出：

“国际安全必须立足在存亡与共的信念上面，决不可以立足在同归于尽的威胁上面。”（“共同安全：一幅生存的蓝图”，十三）这样看来，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共同安全”。

* 主席回到主席席位。

(奥地利)

如果我们接受军事力量决不能保证真正持久的安全这个看法，那么除了加强国际合作之外，别无他途。合作产生信任和相互依存之感，进而加强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的种种事态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世仇已捐弃前嫌，一道参加一个超越经济势力范围和在各国民之间建立多重联系的全面合作体制。西欧各国通过欧洲共同体、欧洲理事会之类的机构进行合作，因此，今天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思议的。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为合作和和平共处提供了新的基础。一个大洲的历史经验虽然别的大洲不一定可以照搬应用，但我深信，欧洲搞出来的一套方法和文书，是可以供别的地区取法的。

当前军备竞赛的另一个带有威胁性的特征是，军备竞赛不再只是在地球上进行，而是日益扩大到外层空间进行了。过去十年来，射入轨道的军用卫星超过1,700个；而且在所有仍在空间运转的卫星中，至少四分之三从事军事用途。鉴于国际社会对裁军日益关切，1982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由我主持的外空会议曾经建议大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高度优先采取措施，防止在空间进行军备竞赛。

我吁请所有国家缔结旨在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一切武器的协定。我曾经在第二届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上，说明奥地利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各个主要方面所采的立场。今天，我只想再强调一下我们认为对减少互不信任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定一套国际公认的、可供在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各级客观确定和评价军备现状的办法。奥地利曾经就这个问题向所有会员国致送了一份备忘录。我愿请各国代表团，同我们一道进一步详细拟订这项建议。

我们应坦率承认：第二届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是个失败。我们极为失望地指出这点。然而，危险的世局，存亡与共的决心，以及世界舆论的日益觉醒，在在迫使我们不得不再接再厉，以最高优先达成裁军。这些努力的目标，必须是继续致力于对所有武器系统和在所有区域，达成最低限度的真正均衡。因此，我们对苏美恢复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中程核武器和裁减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表示欢迎。

(奥地利)

世界危机、缺乏和平与正义，加上国际关系日趋军事化，在在构成了新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的温床。我们最坚决谴责的恐怖主义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必须加以镇压，必须加以防止。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在任何人权受到侵犯的地方，在任何发生社会不公正的地方以及任何无法以民主方式表达政治信念的地方，暴力的种子就会滋长茁壮。暴力必然引起暴力，不公正的现象下必定产生新的不公正。

我们要怎么防止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呢？世界上每个公民和每个政府都对国内外的和平直接负有责任。我们树立的好榜样，就是个人之间与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共处并进行有效合作的大前提。我们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应付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和平裁军、尊重人权、发展、社会正义以及消除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我们欢迎所采取一切行动，尤其是和平运动，因为这种运动的宗旨是要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变成现实。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讲话中说，“鉴于联合国具备的普遍性质，但愿联合国永远是一个论坛、一个崇高论坛，让全人类的种种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可信与公正的评价”。本着这个精神，我衷心期望我们这个无可取代的世界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一个公正持久的世界和平体系。

凯德·埃斯塞卜西先生（突尼斯）（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大会一致决定把领导大会工作的任务交托给你，这是对你和对贵国的莫大敬意。突尼斯在这一讲坛上与大家一起愉快地表示这种敬意。与此同时，大会也交托给你一项特别艰巨而微妙的责任。突尼斯充分认识到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辩论的问题的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你富有才干，忠于职守，我们知道你善于讲究效率，秉公办事，因此确信你将全力以赴地领导好我们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热烈祝贺，同时，还向你保证一定与你通力合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在过去的整整一年中，他一贯表现出技巧熟练、办事公道，彬彬有礼，令人敬佩。他的国家以及所有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和不结盟国家都将因他担任过主席而引以自豪。

刚刚过去的一年又一次向我们表明，上届会议以来国际形势的演变缺少明显的进展。而且，本届会议举行时所处的局面则更加严重，更令人焦虑不安。

人们只要观察一下当前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混乱现象，就可以认识到世界正遭受着怎样的风险。不论是由于我们未能消除的紧张局势温床的继续存在，还是由于我们未能防止的新的冲突的出现，不论是由于国际经济关系日益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及其对第三世界各国的灾难性后果，还是由于各种安全问题和竭力进行军备竞赛，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难以驾驭的事态变化。当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每天在全世界遭到践踏时，当有人无视一致公认的准则，犯下赤裸裸的侵略罪行而不受惩罚时，当有人公然承认蓄意进行种族灭绝而罪犯的阴谋却没有得到有力而及时的制止时，当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如此严重的危害而安全理事会却没有及时而适当地负起其主要责任时，我们对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否有效，是否可行，有权感到怀疑，甚至感到苦恼。

在国际关系现在越来越有赖于相互依存的原则，在影响一类国家的冲突和危机自然而然就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得出我们应团结

(突尼斯)

一致的结论。我们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建设世界的一致愿望。我们对各别国家可能单方面作出的重大决定的后果认识一致。我们必须在这里，在这个大会堂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在我们这个具有普遍性组织的范围内，来表达并实现这种团结的愿望；只有根据宪章各项原则才能表现出我们目标的统一和行动的统。

但这就必须假设联合国组织是强大而受到尊重的，体现了世界的良知，同时也是我们中间有的国家因有人违反我们遵循的原则而受害时得以依靠的力量。总之，要假设联合国能指明正误并能使正确的东西得到尊重。

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每当发生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问题时，受联合国会员国委托，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只能讨论这一问题而已。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近来使用和滥用否决权的事例越来越频繁，常常使所进行的讨论都停止下来，从而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不是使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行事，就是被控告的当事国出来阻挠。这种国家表现得若无其事，令人忧虑不安；它们又确信可以不受惩罚，因而当即拒绝通过的决议，并宣布安理会的任何主动行动均属无效。用秘书长的话来说，“我们几乎是处于一种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实在是非常危险。”（A/37/1，中文本第4页）。

在这种国际关系越益危险的情况下，突尼斯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达它的关切，并呼吁对这种危险应有普遍的认识，特别是近来在它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任期内以及在大会上，更是如此。我国一贯无保留地全力支持联合国旨在执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和建立比较平衡的经济关系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承认特别在促进非殖民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以及在指明非殖民化进程和发展进程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联合国已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真诚地认为，联合国是进行谈判并在必要时作出决定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国际讲坛。我们在看到联合国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时感到惶恐和关切，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在看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先生向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中反映了我们的关切心情时感到十分满意，

其原因也在这里。

我们的秘书长在就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十分明确而有权威地、郑重地指出了威胁联合国同时对威胁全世界的种种危险；得悉这一点令人高兴宽慰。同样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秘书长已认真地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提议，以便不失时机地挽回局势，使之不因放任自流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这一世界性组织的衰亡。

秘书长了解突尼斯在这一方面的一贯立场，在他最近访问我国时我们也曾有机会重申了这一立场，因此秘书长听到突尼斯在这个讲坛上再次确认突尼斯完全信任和支持一切加强联合国，捍卫其崇高的目标的行动时，他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法制一词是我国的座右铭，国际法制则被看成是一种无形的原则，必须成为指导国际关系行为的依据。每当必须解决世界上某一冲突时，突尼斯及其总统总是求助于国际法制。近来中东严重局势中的种种事件，突出了布尔吉巴总统一贯关注的问题，从而使他的思想和行动获得了以圣神的法制原则为基础的必要的合法性。

被称为旨在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布尔吉巴计划，其基础实际上就是恢复并运用早在1947年就确定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不尽完善，但任何人也不能把它们摒弃，那些依靠这些原则而生存的人更是如此——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现在却完全蔑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整个联合国组织，采取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姿态，无视国际社会的决定和建议。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开始工作之际，正值全世界刚刚目睹特拉维夫训练并提供经费的武装人员在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一场恐怖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屠杀时，包围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营地的以色列占领部队也在场，并充当了同谋。这一令人憎恶的罪行震惊了整个世界，引起了惊慌、恐怖和愤恨。以色列领导人违反通过哈比卜调解之行而达成的各项协议，进兵西贝鲁特，毫无疑问，应对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负全部责任。他们借口保护贝鲁特的平民百姓，事实上却纵容他们的雇佣军团干出肮脏的勾当。这一人类近代史上没有先例的悲剧，是以色列当权派狂

(突尼斯)

妄特性合乎逻辑的产物，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因而十恶不赦必须根除，必须消灭。

不是据说有位以色列前总理曾承认，他对每一个巴勒斯坦新生儿都怀有这种恐惧感吗？

多国脱离接触部队不顾首先是巴勒斯坦领导人所表示的忧虑，采取了只能称之为仓猝撤走的行动，使难民营失去了保护，这就是犯罪阴谋的明证。这场凶残屠杀的受害者中，有数千名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屠杀是以色列政府在六月六日发动的残暴战争的结果。事实上从那时以来，人员众多而装备又十分先进的以色列军队已入侵了大半个黎巴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异常沉重的伤亡。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仅贝鲁特一地，伤亡人数就达三万。

以色列诡称要确保它自1981年7月起就已实行停火的北部边界的安全，已开始依照它的战略，实施它消灭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为中心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计划的“最后阶段”，通过恐怖行为和破坏巴勒斯坦人难民营的方式，来消灭居住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

过去，特拉维夫当局曾妄图解散西岸和加沙的被占领领土内民主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并代之以实为武装团体的“村社”来实行“以色列秩序”指望会冒出一个可能成为谈判者的傀儡，以便建立一个顺服的新行政机构来实行以色列式的自治。

对被占领领土不断进行镇压也好，使用包括磷燃烧弹、杀伤炸弹和内向爆炸炸弹在内的先进武器也好，对西贝鲁特进行恐怖洗劫也好，都未能战胜巴勒斯坦人为捍卫他们的合法事业而战斗的决心。里根总统本人在9月1日的声明中已承认了这一点。

六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犹太复国主义对他们国土实施的种种阴谋，从未停止过斗争。尽管这一场双方力量悬殊的斗争时起时伏，尽管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曾三度遭到驱散，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精神每经受一次考验都变得更加坚

(突尼斯)

强，因为在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强暴从来没有征服过为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决心。被驱离家园在流亡中又遭到穷凶极恶追击的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他们的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色列把整整一个国家置于烈火和血泊之中，不分青红皂野蛮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不让遭受封锁的人民得到任何卫生和人道主义的援助，最后又犯下了在该地区的历次对抗中前所未有的事情：使更多的人，包括它自己队伍中的人成为受害者。以色列的这些行动真是为了其安全需要，还是使用武力来确保它的优势？

如果1982年9月20日《时代周刊》的话是可信的，那么以色列就是世界第四军事强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满足征服和扩张主义本能的时候，他们怎么能用易受攻击和不安全作为借口呢？这里牵涉到以色列企图在黎巴嫩这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境内建立自己的边界。这是一个剥夺巴勒斯坦整个民族的自决权和立国权的问题，是使巴勒斯坦人独一无二的代表巴解组织信誉扫地的问題。

这就是以色列每次援引安全概念的真正含义；安全只是掩盖其阴谋诡计的代号而已。该区域所有各国人民都一向关注安全这一点难道还要我们来强调吗？安全也是他们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安全不能看作是一国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暗含它有权干涉他国的内政；安全不能看作是使征服别国人民一事合法化的工具。

这一切事件突出了一个现实，即极需结束中东悲剧。任何延误，将有永远破坏这一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危险。为此目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已通过他们在非斯会晤过的领导人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决心使这些问题得到一种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有两条基本原则已得到明确的阐明：首先是以色列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然后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和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自己国家的绝对权利。这也涉及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人民拥有在安全理事会保证下和平生活的权利；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是应起这一作用的。

(突尼斯)

这项计划首次提出了一种具体的实现持久的世界性解决的办法，具有国际合法性的优点，又顾及近来各项公众和平倡议，特别是里根总统的倡议，其中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种对我们地区的现实较为正确的评价。

但是，尽管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努力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兴趣，甚至得到了它们的支持，但特拉维夫当局采取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态度，以此作为主要法宝，一味完全彻底拒绝：拒绝非斯阿拉伯和平计划；拒绝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立国；拒绝巴解组织的存在，尽管它已得到了117个国家的承认；拒绝《威尼斯宣言》；拒绝法埃计划；拒绝勃列日涅夫计划，也拒绝里根计划。全世界都错了，唯有以色列正确。

阿拉伯国家在非斯最高级会议期间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开创了持久和平的新前景。结束这一使用暴力的恶性循环，是我们这一国际组织，而且首先是安全理事会应当担负起的责任，因为这一循环只能使肝火上升，助长极端主义分子的气焰，造成种种激烈的态度，并给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希望以致命的打击。

在中东，包括在以色列，拥护和平的人正在不断加强行动，看到这种情况，令人宽慰。现在必须全力以赴，确保不再丧失非斯的和平信息带来的机会。

如果说，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尊重国际法制，这是因为在如今我们所处的动荡混乱的时期内，法制是我们使用共同语言的唯一途径。法制对我们来说，就是人人都必须尊重的全部法律。

我们希望在纳米比亚和其他地方能得到尊重的，正是这种法制。我们一贯奋力谴责的，正是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所要求的，正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所代表的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承认。我们深切期望的，正是迅速肯定地解决在纳米比亚实施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时存在的时代错误。我们今天要表达的愿望是，在解决问题在望的时候，尽早在联合国看到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和我们在一起。

(突尼斯)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今天再次最强烈地谴责比勒陀利亚分离主义、种族主义政权使之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的野蛮行径。

我们向国际社会的良知呼吁，在人类接近二十世纪末尾的时候，毫不拖延地结束我们时代的这种失常现象。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首先是一个文明问题。我们向南部非洲的人民并向他们正在为文明而坚决斗争的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代表的领导人重申我们的敬意和积极的声援。

其他一些有着同样严重后果的紧张局势的温床，正在继续困扰非洲大陆。仍在扰乱非洲北部的西撒哈拉地区的冲突，非洲之角的冲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种种问题，干旱和饥荒问题，都需要非洲人民自己加倍努力，并依靠自己的传统智慧，来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从而加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队伍，因为这一组织在其整个历史上已发挥了特别积极而且可说是不可取代的作用。

非洲统一组织几乎拥有联合国三分之一的会员国，并在区域一级实施与联合国相同的各项目标。这一组织已证明它能够对交付给联合国的无所不包的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

至于亚洲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形势，大会所倡议的各项解决办法在过去一年中未见显著的进展。外国军队仍然占领着这两国的领土。阿富汗和柬埔寨两国人民仍然无法行使其自由决定本国政府体制的权利。国际法制和《宪章》的原则继续遭到漠视。现在正当其时，两国人民应当与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有讲话的权利。

由于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本应相互谅解和合作的兄弟邻邦，无缘无故地进行着持续的战争。特别敏感的海湾地区继续引起我们以及所有希望该地区稳定与平衡的国家的严重关切。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到一方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我们要求国际法制在这里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得到尊重，并要求彻底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79(1980)号决议和第514(1982)号决议。

(突尼斯)

使用武力，不管其一时的结果如何，决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只有和平解决争端，才能实现真正和平的目标。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才能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一贯是我们愿意采取的行动方针。我们支持用这种行动方针来解决由来已久的争端，并用以解决新近出现的争端，如在南大西洋因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而发生的冲突。由于这一冲突愈演愈烈，世界遭到了严重的扰乱。

我们呼吁突尼斯的两个友邦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在大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再次利用秘书长的斡旋，重新开始业已中断的对话。秘书长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杰出努力，如果没有遭到阻碍，本可以使许多人幸免于难，从而使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加强。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是在这种混乱、紧张和对峙的总的形势下，于今年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举行的。我国曾希望该届会议能引起人们对威胁世界的巨大危险的普遍警觉。我国曾希望国际社会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战争，并达成一项永远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协定，一项与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协定。

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我们感到极为失望和沮丧。对于达成这种协定，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特别是拥有最大的毁灭性武器库的国家更是这样。当最大的强国只顾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很少顾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时，难道会产生其他的结果吗？

我们冒昧地希望一些过去没有考虑好的国家在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下定决心作出必要的努力，使它们的意愿与绝大多数国家在这里所表达的特别是通过不结盟国家所表达的意愿相一致，从而得以防止一场核灾难，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集中力量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际经济形势仍然滞留在危机中，极其令人忧虑。我们年复一年地看到，人类三分之一的人的本已朝不保夕处境还在每况愈下。事实就是这样，令人感到羞耻，感到伤心。

(突尼斯)

一九八〇年，有近八亿人的按人口平均的年收入不到一百五十美元，他们仍在绝对贫困的悲惨处境中生活。这一情况如不设法补救，这种人的绝对数字大约还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到二〇〇〇年时将达十亿之多。

现在世界经济的特征是动荡不稳，由于破坏稳定和扰乱安定现象的影响，短期和中期的增长率受到严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世界的前景实在暗淡无光。

此外，发展中国家所作出的牺牲和努力不再得到它所需的来自发达世界的支持，因为后者正日益变得自私自利。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在一九八一年实际减少了百分之六。此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过重，已超过了临界限度，使其中的许多国家随时都可能崩溃。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扩散和加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工业可能产生而且说不定已经产生了窒息作用。

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在努力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所面临的严重障碍是：国际收支逆差，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量减少，偿债费用增加，债务过多，以及因国外影响而产生的迅速加剧的通货膨胀。工业化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无动于衷；它们声称本国经济遇到困难，因而阻挠变化，反对改革。

现在仍然极需作出紧急的改变，以便依照新的国家经济秩序的各项目标，在正义、公平和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经济关系。

为此目的，七十七国集团已在一个合适的范畴内提出一种新的途径。它们准备通过全球谈判来进行平等、普遍和活跃的对话，以便在联合国大会这一民主讲坛上研究阻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我们的来自发达国家的伙伴们不但不抓住机会来进行认真的建设性的全面谈判，反而，热中于护卫从不公正的经济秩序因袭来的超额利益。

我们对缺乏真诚的政治意愿，去开始就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问题进行全球谈判感到异常不安。我们认为，时机已到，国际社会应就此达成协议。

(突尼斯)

凡尔赛最高级会议后发表的公报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与它们的建设性关系的加强，对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看到这一句话令人鼓舞。但荒谬的是，我们正在目睹国际合作精神受到损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对话要求，遭到了北方工业化伙伴们的拒绝。

我们越来越感到伤心失望。国际合作的障碍之多，出现僵局次数之频繁都是空前的。我们现在竟然看到有人对相互已经接受的较大幅度地增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财政资源的承诺提出质疑。开发计划署财政状况的恶化，引起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忧虑。这种恶化不仅可能妨碍这些国家的项目和方案的执行，而且甚至可能危及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多边合作这一原则本身。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距离实现自己通过各项协议而规定的各项目标还很远，因此必须加倍努力，为开发计划署提供所需的财政手段，使其能够以可预见的、安全而持续的方式，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

某些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拒绝和阻碍的态度，不可否认地都有害于联合国的信誉和理想。在多边合作方面多年努力取得的珍贵的成绩，可能因此而付之东流。

至于我们，我们将继续信赖对话和协议的功效，信赖这种为考虑问题并作出决定而进行的民主的、全面的全球性对话。在这一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已达成一项公约草案，尽管草案可能引起某些方面的不满，但它却体现了法律。我们强烈希望，六年艰苦的努力和紧张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将很快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正式接受。

对于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议程，我只谈到了其中的几个项目。大会的议程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的任务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认真想找出办法来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认真想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的任务将是艰巨而令人振奋的。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摆脱战争的幽灵，摆脱核大屠杀的威胁，因为现在有人正在轻率地若无其事地为战争和核大屠杀作准备。

(突尼斯)

必须立即制止所谓的局部战争以及其他的地区性冲突，因为这些战争和冲突与中东的冲突一样，正在日益蔓延，日趋尖锐，始终孕育着爆发一场大灾难的危险。

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我们之间的相辅相成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以便最终能形成一种适合我们时代的新的国际秩序。我们必须确保严格尊重《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并使这一讲坛成为达成协议和进行谈判的首要场所，只有谈判和协议才能使我们给各种问题找到全面而能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们以采取这一行动方针来捍卫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以提高联合国的效能、威望和信誉，来驳斥责难者的预言。这就是突尼斯准备坚决采取的方针。

下午 1 时 1 0 分散会